性理大全

大六十九

二十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

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

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存。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

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

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絕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趨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爲也

涑水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

其尊之也昌若以孔子爲比乎

和靖尹氏曰。謚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報爲謚。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長又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天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滅。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天鋤梃。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殺守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痛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亦以明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設。固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失。固在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而不委郡邑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貶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爲制。公之大者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私其力於己也。私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

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

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僧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撑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爲一

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

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

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

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禮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

○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

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

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智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

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

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

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自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

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

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

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

○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間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

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穾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

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

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

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眞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尔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於梵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

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

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歛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智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輹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

之社稷僮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顚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

其自取也

朱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傅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惛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疎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

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於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羣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

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五峯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爲卿與某可以爲大夫與某可以爲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爲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爲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爲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

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墻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爲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願外之想也後世取士

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于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伎。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

論官 涖政附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羲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克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

比。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瞀瞀。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己肥。遑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躪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

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涖政○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胷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昔明道爲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爲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爲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爲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之。

又何嫌之有○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峯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

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

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庵爲政寬則是晦庵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胷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當官

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

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

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字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强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

論遠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泝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貔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

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曰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問淵源録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伏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笏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

宮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辨於幾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爲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爲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西山眞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

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容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闕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

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懿宗爲諫驪山事白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

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咈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峯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

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

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絶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内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鯀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治道四

王伯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

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伯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

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爲大

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以富國强兵爲本。則更不待論也。如責包茅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伯。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怎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問孔門羞稱五伯。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所以羞稱者。只爲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峯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温公無王伯之辨要之源頭只是王伯兩字以其爲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爲伯也未見其美玉珹玗之辨後來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爲之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伯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

西山眞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巳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十一之法取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五峯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

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鬷。方鑄錢以益之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來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蠟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

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

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爲賑飢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

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闕實爲長利也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

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汚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煞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眹之先應亦有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寃釋否曰固是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

五峯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者人君覩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爲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

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西山眞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

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歟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

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從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

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

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

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伯自已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强則精神折衝不强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斷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刼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廵而拊

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鬬。只衰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遍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

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考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眞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鶴山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警之警有壘標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

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至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

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

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

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皐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

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衖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符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

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刼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

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

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苟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

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千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

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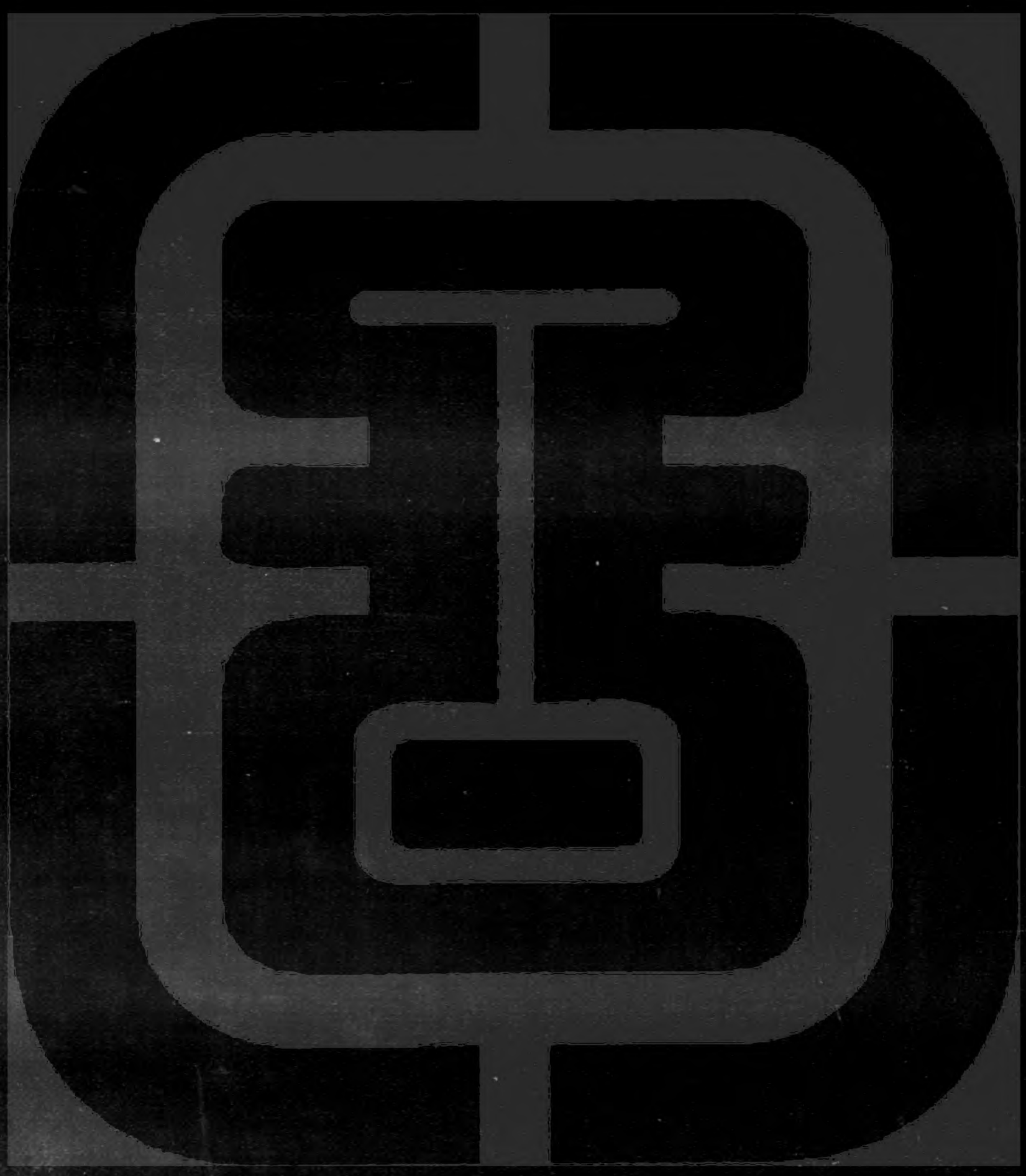
五峯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彊。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某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眞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偵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爲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梁之政失也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

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

[illegible]